

如何成为一个失败者

2015-09-23 黄四的线上实验室

我和何雨一直是网友，三年前我在纽约找工作时，因为共同的朋友结识。半年后我回到北京，与何雨的联络就仅限于网络。第一次比较深入的交流是在 2013 年 8 月，当时我想做一个关于纽约艺术的专题，找她帮忙。

何雨在我印象中是个特别周到的女孩，她的生活似乎很大一部分都贡献给了其他人，比如策展、组织活动，为朋友做帽子。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几乎把所有要去纽约的朋友都介绍给她，一来觉得她是纽约华人圈一个顶有名，顶能干的女孩，二来觉得她真的待人无可挑剔。

何雨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生活的节奏看似不紧不慢，但事情却做了不少。当初认识她时，朋友告诉我，她是纽约大学艺术管理硕士毕业，工作于纽约佩斯画廊。三年过去了，她的标签增加了不少，先是知道她和杨佳茜在纽约做过“未命题对话”，一个促进华人艺术家推广和交流的平台。后来又得知这个项目衍生出了布鲁克林的公寓画廊“否”。再后来，就看到这个姑娘开始做古董帽，一直做艺术策展人的她，如今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发声。这个月初，她把自己的帽子带来北京，办了个小小的展览。

这一次的对话，其实从 8 月中下旬就已经开始了，通过微信、邮件，以及 9 月初短短的见面有了以下的文字，大家好像都不着急，希望想得清楚一些，说得透彻一些。我非常感谢何雨在百忙之中能为我这个小小的账号说这么多，回想当初设置“Coffee Talk”这个栏目时，何雨其实是灵感之一，也是我脑海中第一批嘉宾。她是这个栏目想要表达的态度——做自己想做的事，不为潮流左右。

这从她这么多年一直做画廊工作就可窥得一二。相较于，拍卖行的快节奏和“起起伏伏”，画廊的工作更为稳健。“检验艺术品质的时间不是十几二十年，而是上百甚至上千年，要耐得住寂寞与时间。”这是何雨对艺术的态度，也是她对生活的态度。那天在何雨的展览上，我和她聊到生活的节奏，她有一

句话让我记忆深刻，她说：“没什么好急的，反正我已经落后很多了。”

“落后”“缓慢”似乎是这个时代“成功者”最害怕的词汇，之前，采访艺术家李爽（更多关于李爽的故事，请看此前的文章“在纽约做艺术家”），她告诉我目前在做一个新的项目叫“如何成为失败者”，因为“成功在这个时代 is overrated.”

于是，我笑着对何雨说，嗯，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失败者”。

不仅仅是何雨，也许生活在纽约的很多华人艺术家都会被归于“失败”之列。之前，我采访过纽约艺术家缪佳欣和 Airbnb 合作的一个项目，缪佳欣自己有一个工作室，白天用于做按摩，晚上做艺术。何雨说，在艺术之外，有一个谋生渠道是纽约大部分华人艺术家，或者说艺术家的生存状态。对此她的看法是，虽然大家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但相比国内“中心”的浮躁气氛，也要安静很多。而多元化的生活经历也能让创作的作品有层次，有深度。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纽约与北京、上海最大的区别——在风气云涌的变化之下，其实有很多牢固的力量不为所动。而不论是以哪种状态生活，这个城市都给予了最大化的认可和支持。

今天早上看到一篇关于“长跑”的文章，意思大抵是“长跑”如何成为都市中产阶级的“宗教”，似乎“只要踏上赛道，你的灵魂就会被召唤。”而其中的道理无外乎长跑所彰显的“毅力”，以及与“孤独”的对抗，这和何雨说到的：“耐得住寂寞和时间”有异曲同工之妙。

的确，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坚持”“毅力”足以堪称“英雄主义”，但你的灵魂本无需被长跑召唤。

她叫何雨：川妹子、纽约客、北京大学、纽约大学、佩斯画廊、未命题项目、否画廊、古董帽，她身上有太多吸人眼球的标签，但从本质而言，她却有这个时代“成功者”并不崇尚的缓慢。

什么时候去到纽约？

2011年8月12日，今年已经是第四年。今年纪念日那天特别忙，自己都没意识到。临时被派去大都会博物馆做研究，结果路过自己刚来纽约时住的那栋楼。麦迪逊大道和78街交界处，James一家已经搬去新墨西哥，而附近街道考尔德设计的地砖依旧，忽然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城市已四年，很多感慨。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艺术？并决定以后要以此为事业？你在国内的时候就在北京佩斯呆过，出国后，你和朋友做了未命题，现在又衍生出否画廊，什么时候发现，做年轻艺术家的对话是可行的一条路？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艺术，和很多孩子一样，我从六岁开始学画，但并没有觉得自己有突出的天分，高中以后随着课业负担加重也就停画了。但写作的习惯倒是一直保持，没有停笔过。我成长于一个小城市，方圆百里没有一个美术馆或者画廊，也从来没有意识到艺术可以作为终身事业。后来考上了北大，因为分数很高理所当然地去了商学院，以投行、咨询公司而奋斗目标。一直追随着世俗公认的价值观，保研、出国，直到读研的一天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只黑羊，我想要的和周围的人不太一样。

去欧洲的半年让我有机会认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回国后决定追随直觉，试试艺术这条道路。机缘巧合地去了佩斯北京，在那里工作了一年，从最基础的画廊助理开始，慢慢负责艺术家的国际展览项目。发现艺术是我真心想要追求的道路。

后来又去了纽约大学攻读艺术管理硕士，在此期间遇见了杨嘉茜，一个爱艺术爱烹饪爱生活，个子小小但是能量很强的上海女生。我们对艺术的品味很接近，所以经常一起逛展览参加活动拜访艺术家。“未命题对话”开始于一个非常偶然的契机，来源于我们和艺术家李牧在他工作室天台上的闲聊。李牧是上海艺术家，当时在纽约参加亚洲文化基金会的艺术家驻地项目，他所的工作室也是由这个基金会提供的，是一个艺术家开办的，把一栋工厂仓库改建成很多工作室，不同门类的艺术家都在这里创作，天台被开辟为公共区域，有很多植物、躺椅，有时他们就会在这里举办火锅聚会，也会邀请朋友参加。我们在天台聊天，便说到很多艺术家自发开始的项目，比如20年代法国艺术家在公寓里做的展览，80年代东村艺术家在仓库里开展的行为项目，比如现在布鲁克林区的开放工作室项目，还有泰国艺术家 Rirkrit Tiravanija 在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现场做咖喱分享的项目，希望通过艺术创造出一个大家自由交流的平台。

聊着聊着我们就想，为什么不自己做一些事情呢，在纽约我们虽然会组织一些朋友聚会，或者去一些中国艺术家展览的开幕式，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艺术圈内自己的活动。而我们想做的事情是打破这个无形的“圈子”，让更多感兴趣的人自由地参与进来。此外，亚洲文化相对来说还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而我们所做的这个平台正好能将更多亚洲相关的文化艺术分享出来。于是我们想到要做“未命题对话”，在纽约的一系列亚洲相关的音乐、演出、讲座等活动，每次活动，邀请一个亚洲背景的视觉艺术家、独立制片人、纪录片导演、策展人、作家、音乐人等与观众进行对话，介绍自己的艺术创作。活动形式多样，可以有艺术家演讲、纪录片展映、音乐演出、舞蹈表演等，聚会地点也很灵活多变，包括茶馆、社区活动中心、大学教室、艺术家工作室等等。我们希望活动氛围轻松自由，消解演讲者和听众的区分，强调双向沟通。

当时也没有资金和场地，但是我和嘉茜决定先做一期看看，如果效果好就持续运作下去，给自己定了一年期限，做12期项目。李牧自告奋勇当我们的第一期嘉宾，介绍自己成为职业艺术家以后的创作，以及即将在自己的家乡仇庄进行的当代艺术实验，而布鲁克林的“冉茶社”愿意免费给我们提供活

动场地。我和嘉茜制作网站，设计海报，邀请观众、摄影、活动策划、前台都一手包办，就这么开始做起来了，第一次来了大约 40 人，后来每场固定在 70-80 人左右，主要都是 25-35 岁之间的年轻人，许多有亚洲背景，或者对亚洲文化感兴趣。一些特别的活动，比如尺八演出，还会吸引到一些非常小众的社区。于是就慢慢做下去了，从 2012 年 5 月创办，目前已经举办了十五期活动。

到后来，我和嘉茜希望能有个比较固定的空间，可以持续策划“未命题对话”，也可以为我们欣赏的艺术家策划展览。居住的公寓是一个理想的起点，因为成本低，气氛好，平易近人，也是一个不怕犯错的实验吧。在纽约，华人艺术家极少有展览机会和曝光度，想要获得一席之地，必须要自己发声。于是我们决定开始在嘉茜的公寓策划展览。因为我们都有艺术行业的从业经验，否画廊从创立之初就是按照优秀画廊的运营标准来要求的，无论是艺术家的选择，策展项目的规划、布展执行、媒体联络、学术档案、作品销售，都是参照了我们理想中的标准。但我们又希望否画廊不是一个简单的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主流商业画廊，我们希望它有独立气质，类似于一个可替代空间，因此我们将它定位为：一个位于纽约的公寓画廊和创意实验室。

今年嘉茜的公寓不能继续用作展览空间，所以我们都与其他外部空间合作展览，如餐厅、茶室、其他可替代空间等，也是很有意思的体验。比如我们现在的展览项目是《常羽辰：野蛮诗歌》，在北京环铁艺术区的一个艺术实验室——Between 艺术实验室。现在的否画廊有点像一个流动的画廊。但我们一直还在寻找新的空间，未来应该是我能够住在否画廊里，同时策划展览。

你刚才提到华人艺术家的困境，我之前在纽约也做过记者，我个人的感受是，非母语人士在国外从事文化艺术非常困难，因此 Sell 自己的优势就非常重要，你的经验是什么？在纽约做中美对话的项目是不是比较有优势？

我倒没有特别要 sell 自己的优势，但是因为从小在中国长大，又非常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自然而然会和中国以及亚洲相关的艺术家更加亲近。也使得否画廊合作的大部分艺术家都是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有着东西方双重背景的华人艺术家，有两位合作的美国艺术家，也是有东方气质的。

我们的藏家资源也主要是华人，或者说非常热爱中国文化的非中国人。倒不是说我在刻意推销自己的东西方双重的文化背景，而是说这样的双重背景决定了我会和什么样的人成为朋友以及事业上的伙伴。

在做艺术经纪的路上，遇到过什么困难？有没有想过转行？

很多困难。艺术圈是一个名利场中的名利场，遇见很多曲折离奇的奇事。在艺术行业里工作，生活像是过山车，充满了惊险和挑战，心理素质要非常高才可以，并且要能耐得住时间，耐得住寂寞。检验艺术品质的时间不是十几二十年，而是上百甚至上千年。在现在风生水起的艺术家，可能在一百年后会彻底被遗忘。在浮躁的时候，我常常提醒自己把眼光放在当下的时间之外，想想看这件艺术或者这个艺术家一百年后是否还会留下。

刚到纽约时还是有彷徨的时刻，觉得没有办法以艺术为生，这个行业像金字塔，真的是非常困难。现在越来越坦然了，因为更加了解自己，知道艺术会是伴随自己一生的事情。时常会有想要从事艺术行业的年轻女孩/男孩向我咨询，问这个行业好不好进，未来收入怎样。我都会很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行业竞争非常激烈，比咨询投行有所过之而无不及，并且薪水只相当于前者的十分之一，而且风险很不可测。如果还在衡量风险和得失，最好不要转行做艺术。真正投身其中并能做出一番事情的，都是被迷得不行的，除了艺术什么事情都没法做的人。

在从事艺术的道路上，得到过很多人无私的帮助。最想感谢的是，冷林，佩斯北京的总裁和北京公社的创始人。有幸在进入艺术行业之初就能够在国内最好的画廊工作，并且能够跟随冷老师带领的团队，少走了很多弯路。冷老师对艺术家的热诚，对艺术的敏锐，经营画廊的态度，对市场的精准判断都是值得我用一生去学习的。Josie Brown，她曾在 Max Protech 担任了十七年的总监，现在去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新成立的当代美术馆担任执行馆长，为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世界的认知做出了非常卓越的努力。Josie 在纽约时我们常常相聚，每年的重要节日我都和她及她的老公一起度过，她

对我而言就像家人一般。Josie 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对人对事非常真诚，我在她身上更多是潜移默化地学习和模仿，学习她如何待人接物，如何挑选和支持最有潜力的艺术家。

纽约的华人艺术家或艺术经纪的身份问题如何解决？此外，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你会不会觉得美国虽然是个包容的国家，但每个种族或国籍的人还是各自抱团的？

还是在比较边缘的地位，但是相比国内“中心”的浮躁气氛，也要安静很多。大部分年轻艺术家都需要另外有其他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业余时间坚持艺术创作。在纽约，每个人有几个维持生计的职业/身份并不鲜见。比如常羽辰最近在独立出版书店 Printed Matter 做库存整理，刘张铂洸一直有拍摄影像计划，朱喆给一些商业杂志拍片。我觉得这是一种蛮好的状态，有了多元化的生活经历，创作的作品才会有层次，有深度。

一开始来到纽约时会有“抱团”意识，慢慢地，这样的意识在消减。我的同事大都是美国人（佩斯纽约没有什么中国员工），学习日本茶道的同学和老师都是日本人，我又住在黑人社区，所以有很多华人以外的好朋友。否画廊的展览，也会有各式各样的人来参加。艺术的语言应该是普适性的。

纽约对你而言是座怎样的城市？

千面女郎，可以很繁华，也可以很安静。有第五大道纸醉金迷的景象，也有展望公园安静的角落。这是一个最大限度激发人肾上腺的城市，每个人都想努力做出一些事情，多元化的声音都有容身之地。

纽约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和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海纳百川的气质，在纽约，卧虎藏龙，每个人都有非常丰富的人生故事，你在地铁偶遇的印第安歌手，可能有异乎寻常的绝技。Everybody is nobody. 个人可以变得很微小，但是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

无论你喜欢什么，涂鸦艺术、灵魂音乐、日本茶道，古董帽子，都可以在纽约找到你的社区，或者说与你志同道合的人。关键是要找到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内心深处真正的声音。

北京、上海、纽约都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共同的特点是生活节奏快，生活成本高，竞争激烈，丰富的人和事。但是相比纽约，北京和上海的文化多元性还是不够，价值观比较单一，逐利性太强，并且非常容易受到政治影响。虽然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也有逐利的一面，但能够允许其中的人以不同状态生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纽约虽然是大都市，但不至于大到让人恐慌，自由意志能够得到彰显。

杨德昌说过，婚姻不是万灵丹，美国也不是万灵丹，你觉得大众对美国或者纽约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其他人对纽约有什么误解。但电影和电视剧倾向于呈现纽约纸醉金迷的一面，或者说推销典型的中产阶级美国梦：华尔街的高薪工作、中城公寓、郊外别墅、房车、名校子女。我觉得这只是非常平面化的理解，真实的纽约是更多元化的，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生活状态。

推荐一下纽约值得一去的美术馆吧

大都会美术馆、现代艺术美术馆、古根海姆美术馆是来纽约的人一定都会去看看的。我也会定期查有什么新展。

新美术馆和 MoMA PS1 更侧重于推荐当下正在发生的当代艺术，想看最新艺术趋势的去看看。弗里克收藏有许多古典时期的绘画和家具收藏，是私人美术馆的典范；新艺廊是另外一个值得参观的私人美术馆，最值得看的是克里姆特和席勒的作品。

其他我自己偏好的比较小众一点的美术馆，有野口勇博物馆，纪念日本/美国艺术家野口勇的雕塑博物馆，位于长岛市，还有一个很美的日式花园。此外还有 Museum of Moving Images，比较偏好大众文化的展览，以及经常举办电影放映回顾。

非常开心能在你北京的古董帽子展上相聚，说说你和帽子的渊源吧。

做帽子是从 2014 年 1 月开始，迄今为止已经做了 120 多项，都在世界各地。很多人会请我专门定制一顶帽子，给自己，或作为给他人的礼物，因此帽子里也会有值得纪念的故事。

相比其他的时尚设计师，我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也没有画草图的习惯。一针一线拿在手中，脑子里便有图像自然浮现，让我把它实现。我喜爱做的过程，每一种材料都有自己的气质，拿简单的叠、折、缝、粘，便有万千变化。我会给每一顶帽子取名字，写描述，这个过程本来也有无限乐趣，都是“手作”的一部分，所以我把它看成一个整体的创意过程，一个属于我的艺术项目。一般我晚上回到家里，或者周末没有别的安排的时候就开始做帽子，对于我来说，就是很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

采访：黄冠南

被访人：何雨，2015.9.1-20 写于北京/纽约